

超然物外翰墨香

孙继泉(邹城)

前不久,王超知道我在老家建了一处书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望云书院”,便说:“老家的乡村书院,一定去看一看。”

我和王超认识时间并不长。记得在一次文化活动中, he 说是邹城尚河(现已并入城前镇)人,我们从情感上立马就拉近了。后来经过几次见面交谈,感到他为人谦和,热爱文化,热心公益,擅长书法及文学,于是话题便多起来,有时候也相互邀约,共同参加笔会或读书会。

今年春天,一个邹城城前镇的朋友出版了一本书《故乡近,故乡远》,要在老家西南河村召开作品研讨会,我特意邀请王超参加,他欣然应允。他说,他的老家离这儿不远,也就四五里路。他六岁的时候,就随父母到外地生活,很少回来。遗憾的是,那天日程有点紧张,没有陪着他到他出生的村子转一转。几天后,他写了一篇侧记《希望是春天最好的礼物》,把那天的感受浓缩成三种:“浓浓的故乡情”“深深的军旅情”(那位作者也曾在部队服役)和“满满的文学情”。

初夏,我作为导读嘉宾,参加了“济宁读书界”在亚龙书城举办的第59期读书活动,分享我读《太平广记》的经验和感受,题目是“从一套书走进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斑斓世界”。这天晚上,王超也来到现场,坐在那里认真地听。老乡的参与,使我很受鼓舞,现场氛围和整体效果都很好。活动结束后,王超带着他写的书法作品“文泉永继”走上讲台,赠送给我,并合影留念。四个字里面嵌着我的名字和期望,可见是用心思考且精心书写。

我不知道王超是什么时候开始习练书法的,但我知道,达到今天这样的造诣,必定下了不少功夫。他如今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济宁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多次参加全国性书法大赛并入展和获奖,多幅作品被全国各地馆院及爱好者收藏。我喜欢他的书法,一直想着与他合作一把,作为留念。前不久,应老家石墙镇领导之约,创作了一篇《石墙镇赋》,读来还较为满意,就想让王超用行书书写,他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很快就完成了。他将作品拍好照发给我,我先后发现了三处瑕疵,一处是书写时的笔下误,两处是我用词重复。我告诉他,没必要重新写,单独写好那几个字,覆盖上原字就可以了,经过装裱根本看不出来,制作成电子版更是毫无痕迹。可他坚决不同意,执意重写了整幅作品,就这样一连写了三遍,我被他的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折服了。

后来,陆陆续续看到王超发表在报刊上的散文,其文语言质朴,结构严谨,叙事流畅,感情真挚。他说:“我出过散文集呢,目前第二本正在准备中。”至此,我才更全面地了解到这位老乡的才艺——他爱好广泛,且在每一方面都投以专注,故而能触类旁通,卓然有成。

立秋之后,天气凉爽了。这天,他和几个书画家朋友从济宁来到邹城,专程前往望云书院交流联谊,并给我带来了“望云书院”几个大字。

王超18岁从戎,后转业地方,曾在多个工作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看问题有高度,思路开阔,思维缜密,做事没有功利心和其他私心杂念,朋友遇事总愿与他商量,他也总是不遗余力,坦诚相待,做了许多社会公益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王超,一个让人信赖的老乡。

时光里的南京

张鲁豪(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南京,是多个王朝的故都,也是无数人魂牵梦萦的精神故乡。

这座城市,依偎在长江下游之滨,以紫金山为心脏,向四方舒展脉络。紫金山并不算高,却足以俯瞰整座南京城。山麓长眠着明太祖与中山先生,他们承载着一段宏大的民族记忆。今日南京的繁华与喧嚣在此尽收眼底——尽管历经沧桑,却在和平年代里迸发出夺目的光彩。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杜牧的诗句,勾勒出多少人心中那个金粉铅华、歌舞升平的金陵旧梦。秦淮河的画舫、夫子庙的灯火,共同晕染着这座城市最浓郁的人间烟火。尝一口黏软清香的青团,那甜糯的滋味仿佛在舌尖诉说着缱绻的情话。

在南京街头信步,不经意间抬头,常会望见巍峨的紫峰大厦。它不仅是现代南京的坐标,更巧妙地隐现于寻常巷陌之间,在不同时刻闯入你的视野,成为连接时间与记忆的桥梁。尤其当你站在鸡鸣寺的古塔之后,看见现代感的紫峰大厦在飞檐斗拱间耸立,那一刻,宛如南京的前世与今生正在默默对话,共叙这座古都的悠长记忆。

清晨行至音乐台旁,随意择一处坐下。看饱食的鸽子慵懒地踱步,听舒缓的乐声此起彼伏,你会不由自主地爱上这份闲适。南京便是如此,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用一城的花香与宁静,让你彻底倾心。

南京,见证过历史的兴衰与民族的血泪,也正见证着当下日新月异的建设。新时代的南京,正以她厚重的记忆为根,勃发的活力为枝,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出一树最绚烂的梅花。

藏在院里的诗意

崔启昌(青岛)

“咕、咕、咕……”“喳、喳、喳……”天还未亮透,几只珠颈斑鸠和四五只喜鹊便落在村西崖老杨家院墙根的榆树和刺槐上“吵嚷”。古稀的老杨听惯了这鸟鸣,即便吵了重孙的甜梦,他和老伴、街坊们也不责怪——这悦耳的声音,是大家都爱听的热闹。

老杨和父母一样爱摆弄苗木花草,一有空就端详院落,见空地就挖坑、播种、栽苗,一年的零碎工夫都耗在这上头。春来时,院里樱花花白、蜜桃花粉、月季花红,热闹非凡。到了夏天,树木枝叶、瓜藤豆蔓像蘸了浓绿墨汁,把院墙、厢顶、羊栏兔舍、门楼屋山都“涂”得生机勃勃。

秋日傍晚,落日余晖把院落镀成金黄色。老杨还在院里转悠,看自己种的瓜豆花草,摸自己搭的豆架瓜棚。直到余晖散尽,才在老伴的招呼下进门。洗手落座时,老伴已端上素炒青菜、凉拌小菜。老两口对着桌子坐下,就着银色月光吃饭,絮叨的都是好日子:有出息的儿女、活泼的孙辈,还有给金子都不换的“桃花源”院落。

我家与老杨家是前后邻居,父亲也和老杨一样爱家。除了栽花种草,从医的父亲还爱用收获的庄稼装饰院落——暮秋时,金黄的玉米棒、红火的高粱穗、成串的羊角椒、编成长条的蒜辫子,都被他挂在屋檐下、梨树上、槐树上,一进院就是满眼暖心的景象。父亲好客,傍晚天凉了,总让我去喊邻居来喝茶,一壶廉价的高碎茶,就着说不完的家常话,能聊到月升中天。

老家村子立村近六百年,七八个姓氏,鼎盛时三百多户人家,村人都想着把日子过好。清贫时把院落扮美,如今富足了依旧如此。岁月里,不光老杨和父亲,所有村人都守着这份传统,把一个个院落变成了满是诗意的生活场。

这嵌在山沟里的村子,每一处院落都是生活的核心,融着生产、生态与文化,更藏着村人心里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两城有车

孙加俊(邹城)

四十五公里的回家路,连接着我的家和学校,也牵着七年甚至更久的挂念。这些年来,泗水、邹城的两城之间,始终有车。

初一新生报到那天,我一直忙到中午。开学前还想再回一次家——给孩子读新年级、换新环境做准备,也弥补平日里那些来不及表达的挂念。

在“泗水至邹城老乡”微信群里,我发信息寻中午拼车回去。刷朋友圈时,看见我刚毕业的学生晒出驾照——他就要上大学了。我点了个赞,他立即问我:“老师,您还没考出驾照吗?”我回了个尴尬的聊天表情,心下嘀咕:这下被学生问住了,看来不学点新东西真是不行。

近午时分,我和老乡在车站附近会合。开车的李医生、同行的王老师,我们都因忙碌而相熟,也因同行而默契。车沿圣源大道一路向南,拐进尼山圣境旁的小路。弯弯绕绕之间,远山淡影深翠,明净如洗;路旁的树已渐染秋意,黄绿斑驳,静默而温柔。早些年,这条小路清静安逸,如今大车渐多,行车也需多加小心。

我们三人聊起这一周各自的工作,有调侃,也有抱怨。话讲出来了,压力仿佛也随着笑声飘走了。

工作并非生活的全部。百里之外,还有家的方向让人牵挂。我不会开车,虽不能随心往返,却也因此遇见了更多有趣的人和流动的风景。从最初担心无车可乘,到如今习惯一路颠簸,我渐渐学会适应,也学会了在晃晃悠悠中,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两城之间,总会一直有车。

黄河堰顶的午后

曹雪雁(济南)

在老家章丘黄河乡生活的日子虽不长,关于黄河的那些记忆却深深印在心里,而记忆最深处的,永远是油坊村黄河堰顶上,那个三代人共享一辆自行车的午后。

1982年暑假,我随爷爷去姑姑家做客。午饭后,爷爷照计划带我去大堰学骑车。脚崴的三姑奶也执意同行,爷爷便在自行车后座铺上厚垫,扶她坐稳。我和姑姑一左一右扶着车,四人缓缓走上堰顶。

我个子矮,坐上车座只能勉强踩着脚蹬,双手紧握车把,车子歪歪扭扭,几次蹭到路沿都被爷爷一把拽住。“没太阳,咋出这么多汗?吓的吧?”我忙解释是黄河水看得眼晕。爷爷说:“看车把前方,别看水,心静自然稳。”果然,回程时车把就听话多了。

骑到三姑奶和姑姑坐着的地方,我已是满头汗、浑身湿。三姑奶打趣:“要不是你爷爷力气大,你早滚下大堰了。”姑姑也笑:“俺闺女摔两跤就会了,你这来回二里地还没个样。”爷爷却摆摆手:“再骑两趟就成。”

他让我放松,接着自己跨上车,单手、两指,最后一根手指轻搭车把,骑得稳稳当当。我们连连叫好。他兴致更高,竟抱起胳膊,耍式地骑着车。三姑奶急得喊:“快六十的人还要把式!”姑姑也笑他去年和孩子比赛爬堰,第一个掉进水里。爷爷嘿嘿笑:“不喝几口黄河水,算啥黄河乡人!”

爷爷这一闹,我倒放松了。再上车时,手不攥那么紧,车也稳了些。

中途休息,爷爷指着通向村里的坡路说:“看路两边的秸秆垛没?万一车闸失灵,撞上去就能停,安全。”我知道,他是在给我打气。后来,爷爷教我下坡。我刚坐上车,他就喊:“冲啊!”风顿时灌满耳朵,树影“唰唰”地后退,我吓得双脚悬空,放声大叫,直到撞进路边的秸秆堆。爷爷哈哈笑着拉我出来,姑姑远远喊:“笨妮子成稻草人啦!”

四十年弹指而过,油坊村的大堰依旧,姑姑家已搬进新社区,爷爷和三姑奶也在另一个世界重逢。而那个三代人笑语喧哗的午后,永远定格在记忆里,温暖如初。